

印象中有關何兆基的作品，主要都是以雕塑的形式存在，每當看到何氏的作品時，筆者總會偏向以分析性的角度來觀看，同時在作品中帶有一些宗教的象徵性元素，很容易就會聯想到和宗教有關，對於作品外在的元素和表達手法，都會感到有點閱讀上的困難。但多想一點，何氏的作品真的難以閱讀？或許是拿着錯誤的鎖匙來觀看何氏的作品。

文：謝諾麟

# 何兆基：內容就讓感覺來主導分析

■《聖光十號》細部

■《聖光十號》

在剛剛開始的展覽中，何兆基展出了三件作品，並在展覽的開幕中，何氏談到了有關作品的創作過程及其創作概念，以至一些作品背後的想法。聽到了有關何氏的論述，筆者自覺對他的作品可能有一點點誤會，以至過往對他的作品聯想得太多，反而意識到應該從簡單直接的角度來觀看，繼而從感知出發。或許筆者一直對何氏的創作和理解都過分地投放在理性的分析上，今次就換上另一個角度來從新開始。重新去了解及認識何氏的作品，應該先由何氏談及到的幾點來開始。因為之前提到了筆者既有的觀點，這些角度未曾使用在觀看何氏的作品上，而以下幾點最使筆者在意，如作品安放的高度和位置如何使觀眾去感受作品、作品中使用到的工藝、如何借創作過程進入某一種創作的狀態以及作品能否給觀眾帶來一種平靜。筆者相信先放棄過往由分析性的思維，改為感知性，以簡單一點的角度來觀看作品才是觀看作品的鎖匙。

今次就由何兆基的作品「聖光十號」作為新開始的起點，作品本身是一隻以銅來做成的手掌，比例大約和成人的手掌差不多，手掌方向是以掌心面向觀眾，它表面光滑呈出自然張開的狀態，在掌的中心有一個凹陷位，凹陷位內有一個穿過手掌的孔，光能夠透過孔打在牆身上手掌的影子中，打出了一個光點，而手掌本身安放在一個黑色木製的方形柱體上，柱體約一米多高，和筆者的高度差不多，觀看作品時大約是平視或者至視點高一點。

作品中手掌展示了在自然張開的狀態，同時呈現出平靜和沒有威嚇性的感覺，觀看作品時會不自覺地走近作品。由於作品的高度差不多平視，近看作品時和作品的距離很近，很容易見到表面十分光滑，手心位置的凹陷的處理成自然形成，而非外在之力強行加上，如果觀看的角度斜一點，掌心的光點便會消失，凹陷處就會被弱化至消失，什麼宗教性的象徵內容都沒有了，再加上本段中提到手心的孔如同自然形成，就會更加突顯出，宗教性的元素仿如因筆者的自我認知，而強加於作品身上的解讀元素。

除這一點以外，使筆者在意的是感受作品的方法，何氏指站在作品前並合上



■《+--》

雙眼來感受作品，仿如孩童給人以手掌觸摸頭部一樣，孩童長大後可有再被觸摸到的機會呢？筆者按照這方法實行。當站在作品前並把眼睛合上時，感覺上就自然意識到一隻手掌就在自己的面前，繼而聯想到手掌的主人就如輕輕把手舉高了。由於站在作品前的距離十分之近，合着雙眼而聯想到的手掌若即若離，如凍結了時間而使手掌沒有觸摸下來。這會是一種對回歸孩童的期望？或是懷念着過去的回憶？筆者未能找到，但在感受作品的過程中，帶來的不是平靜般的寧靜，而是因為集中在面前的手掌而彷彿無視周邊事情的寧靜。筆者未能感受到平靜是因為焦點集中於作品上，所以帶來的是思考上的寧靜多於心境上的平靜，同時這寧靜需要持續地思考才能維持這一種狀態。

由另一個角度觀看何氏的創作，可分為精神上的領域、手藝以至觀眾的精神層面上。

作品並非單以視覺的層面進行分析，而是由感覺出發，在感知性主導的平台內進行感覺上的分析。這一點和筆者慣用的閱讀方法有點不同，這就如使用了錯誤的鎖匙來開錯誤的門，而這是因為既有的觀點和角度誤導了思維。在何氏的作品展覽中，打破了筆者對不同藝術家在創作上的既定觀點，亦走出了本身在認知層面上的框架。在分析性和感知性的層面上尋找正確的鎖匙來閱讀，提供了筆者認知層面上的另一個類別的閱讀平台。能夠在思考的領域上找到新的平台，這點比找到新的思維更為受用，新的思維在既有的平台上的突破有限，而新的平台，能重新開始另一種思考模式及容納更廣闊的視野。



■"Golden Egg"

正/側畫廊2013年12月個展藝術家：何兆基  
日期：即日起至12月30日



## 創作對談

## 繪畫有如心靈被治癒

隨着香港城市進一步發展，多種不同的外在及內在因素均同時影響各階層城市人的情緒，包括年輕一代、白領階層及老一輩人士，均須面對不同層面思慮。PopCorn聯合著名畫家及聖雅各福群會延續教育中心經理劉遠章先生，上周日於商場聖誕佈置之一「快樂隨意拍」旁邊，舉辦了「PopCorn快樂作畫慈善交流園地」與群眾互動，讓劉遠章先生寓教於樂，一邊畫畫，一邊傳播快樂。

劉遠章先生一直以其正面樂觀的態度面對生活種種事物，並以畫分享及抒發其人生觀及對不同事物的看法，他亦認為畫畫可轉換情緒，撫平情緒波動及釐清思緒。另一方面，即使是觀看畫展或藝術品，亦可讓人心情輕鬆，容易走進畫的世界，忘卻煩憂，有如心靈被治癒一般。

採訪：Jasmine

繪畫在您看來是傳播快樂的一種方式？

劉：圖像是一個非常容易傳達的媒介，對一個人來說比較易接收，尤其是人憤怒的時候，情緒已掩蓋了理性，有時「火遮眼」的情況出現，無論是文字或聲音都沒辦法做到如圖像般直觀，長篇大論的道理又怎會聽得進耳內？即使是文字，更不會有耐性去看，反而令自己更加煩躁。比如看電視或者觀畫，就比一般看書或文字更容易接受到。所以整個過程由眼看接收到心理上接受，畫是最快速的。而我本人的畫既色彩繽紛，又得意，更容易讓人喜愛，看到就感到快樂。例如曾經有讀者告訴我，他的朋友情緒低落，他把我的畫給了朋友觀看，再讀幾句搞笑說明給他，就成功令朋友開心番，那一刻我非常高興，自己的作品令人

快樂就是最好的經歷。所以今次趁着聖誕佳節，就於PopCorn進行慈善活動「快樂作畫慈善交流園地」，可以捐錢予救世軍，又可以與大眾分享快樂，是非常高興的事情。

繪畫可以怎樣轉換情緒、撫平情緒波動？

劉：繪畫其實是一種眼部、手部及腦部共同合作的活動，首先腦部初步構想了圖像，再由手去執行，然後眼會看見自己畫的東西，這樣一步一步把想的東西畫出來，就可達致舒緩的效果。於情緒波動時繪畫，就等同一個冷卻的過程，好像呼吸十下後走開一樣，畫畫時一筆一筆畫下線條或顏色，就好像一層一層把自己的憤怒鋪陳開展出來，達致渲洩的效果。其實有時如果不開心，可以試試拖地，我自己也試過是其一

■著名畫家劉遠章



平復心情的方法。另外我會教人於情緒低落時畫一個個笑臉，可以是簡單笑臉公仔，或是自己的臉蛋，但加上個笑得彎彎的眉眼；小朋友則可以畫下動物卡通的笑臉如小狗、小羊或小豬，就有一轉移的效果，產生代入感，好像自己也在笑的當中。再簡單一點畫一些向上彎的線條，加上自己喜愛的事物，要鮮艷色彩，開心得意的，好像Line那些公仔，都可以令自己開心。

對如今青少年的繪畫教育有何看法可以分享？

劉：現今藝術教育因為要切合如DSE或一些課程要求，多令學要非常刻意進行創作，更要用文字再對創作意念進行解釋，說明其意義及目的，但其實畫畫是很隨意的一件事，由心而發所畫下的，當心意應由觀者意會，很多時都難以文字表達。這樣刻意進行創作容易令青少年減低創作意慾，亦對進行更進一步的深層創作產生窒礙。我個人則建議青少年一定要多畫、

多看、多留心身邊事物。畢竟最基本的繪畫技巧一要靠日子去磨練出來的，沒有十年的浸淫難有扎實技巧，具體可以嘗試見到什麼就畫什麼，以自己的視覺觀點，用畫將其表達出來，培養畫畫興趣，令自己更容易畫到一幅好的畫。另外還要多觀看不同大師作品，多參觀博物館及畫展，吸收其他人的長處，例如PopCorn是次藝術畫展就非常適合，聯合林行瑞以其有趣形式在插畫中宣導快樂生活每一天哲學，用幽默新潮食字加入插畫做元素之一，值得大家參觀感受其幽默氛圍。

是否可以分享一件繪畫過程中最難忘的經歷？

劉：1995年我曾經舉辦過一次畫展，叫「Social Animal社會動物」，竟獲CNN特輯約15分鐘進行了報道。當時互聯網及facebook還未有現今發達，本地的作品是很難接觸到海外的，當時得到外國媒體CNN的採訪，實在令我非常驚喜，有很大的成就感。